



# 山緣情魔

下  
卧龙生著

【台湾】

卧龙生武侠小说精品

# 续幽缘情魔

卧龙生 著

续 下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# 内容简介

身为“游侠同盟”盟主的武林第一世家“九宫堡”少堡主江玉帆武功高强，为人倜傥，娶了五个美艳绝伦的妻子，在与五位妻子成婚之际，南蛮“仙霞宫”宫主“九玄娘娘”派三名女弟子大闹婚礼，盗走“万艳杯”，使江湖上威名远扬的“九宫堡”大受羞辱。为报受辱之仇，夺回“万艳杯”，其师母“獠牙姬”送其“万钧鸳鸯剑谱”一本，嘱之只有找到一位资质与品貌俱佳的未婚少女，与他合练“鸳鸯剑”法，才能战胜“九玄娘娘”及其弟子和女儿。在寻找练剑少女前往“仙霞宫”复仇途中，巧遇苗疆公主陆丽莎莎，两人合练“万钧鸳鸯剑”法，触肌生情，剑法练成之后，陆丽莎莎留下一支“摧毒箫”和半块玉佩不告而别……

当他带着五位妻子和“游侠同盟”赶到“仙霞宫”后，方得知“九玄娘娘”是其师华天仁的前妻，苗公主留下的“摧毒箫”竟是苗王招附马的信物，而公

主此时已身怀江玉帆的骨肉。面对着仇人即是亲人，情爱又夹着仇恨，江玉帆困惑不解，举棋不定，就在江玉帆犹豫不决时，苗疆败类“驼背龙”为控制整个苗疆，欲将其子淫贼哈巴达哈巴达招为驸马，又在“九宫堡”与“仙霞宫”之间挑起祸端……

欲知江玉帆是否夺回“万艳杯”，是否招为驸马，是否铲除“驼背龙”及哈巴达，请看拙著“幽缘情魔”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八章 师兄妹夜探驼背寨  | (1)   |
| 第九章 巾帼女侠指点迷津  | (33)  |
| 第十章 佟玉清显技退番僧  | (65)  |
| 第十一章 天魔剑力斩陀背龙 | (98)  |
| 第十二章 堡主苗王喜结亲家 | (130) |
| 第十三章 盟主公主双入洞房 | (162) |
| 第十四章 两情相悦灵犀相通 | (196) |

## 第八章 师兄妹夜探驼背寨

陆贞娘立即要求道：“师姐，小妹愿意先去一探虚实！”

陆丽莎莎立即正色摇首道：“不，这一次你不能去……”

陆贞娘一听，立即又气又急的问：“师姐的意思是……？”

陆丽莎莎和声道：“因为你和那柳娴华姑娘是知己好友，一旦两人照面，必然彼此尴尬，遇事也较不易处置！”

陆贞娘却有些倔强的说：“小妹不觉得有什么不易处置之处！”

陆丽莎莎亲切的莞尔一笑，问：“你稍时前去‘驼背龙’处，如果能够顺利进入而不为对方发觉，你将在尽可能的情形下一定要见到那位柳娴华姑娘，是不是？”

陆贞娘一听，毫不迟疑的正色说：“那是当然，小妹既然去了，便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……”

陆丽莎莎立即正色道：“这就是喽，如果贤妹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便一定会在发现不到的情形下，心情急切，便会节节深入，直到他们发现你为止！”

如此一说，正说中了陆贞娘心里所想的，以及她前去“驼背龙”处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因而顿时无话可答了。

“悟空”“一尘”“风雷拐”等人也深觉有理，纷纷赞同的点了点头。

陆丽莎莎则继续道：“一旦贤妹深入后寨而被发觉，如果那位柳姑娘亲自出面，不愿追问你夤夜暗探的事还好，万一那位柳姑娘避不见面，双方因而大打出手，事情不但尴尬，也伤了你们之间多年的友谊！”

陆贞娘虽觉陆丽莎莎的考虑非常有道理，但她仍忍不住坚持说：“小妹以为，只要我发现了柳姑娘，她一定会出来见我……”

陆丽莎莎依然和颜一笑，颔首道：“好，就算柳姑娘会出面见你，但贤妹可曾想到她是一派长老，而且有天山掌门随行，如果本门业已决定的事，她会不会因和你私人间的感情，而徇私犯公呢？”

如此一问，陆贞娘在心里也不禁起了疑虑。

心想，这的确是一个可虑的问题，万一他们掌门已有所决定，她当然不会因一己之私，甚或以长老之尊而干犯派律！

心念间，已听陆丽莎莎继续说：“最重要的是受害人是柳姑娘，而他们天山派如此劳师动众前来，为了什么？除了为柳姑娘雪耻外，兼而也为了天山派的声誉。”

一直未曾发言的佟玉清，神情凝重，这时才舒了口气，郑重的问：“师姊，您派在‘驼背龙’处的人，最后一次的报告是什么时候？”

陆丽莎莎略微沉吟道：“算来有十多天了！”

佟玉清继续问：“通常是多少天有一次报告？”

陆丽莎莎道：“不一定，因为我怕他们进出不便，为了减少被对方发现的机会，除非有重大的消息，通常都不出来报告！”

佟玉清继续关切的问：“那位在‘驼背龙’处卧底的人，是否亲眼看见了柳姑娘和天山派的其他长老和掌门？”

陆丽莎莎毫不迟疑的说：“柳姑娘他们前去‘驼背龙’的巢穴并非偷偷摸摸，而是在盛大的欢迎情形下到达的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阎霄凤已在旁补充说：“据说，‘驼背龙’还大摆酒筵招待那位柳姑娘和天山掌门人，而且，当场逐一介绍，所以他们才偷偷潜回行宫报告！”

佟玉清一听，立即望着陆贞娘，凝重的说：“这样看来不会错了，贤妹最好不要亲自前去，免得伤了和气！”

“一尘”道人突然恭声问：“公主的意思是……”

话刚开口，陆丽莎莎已肃容郑重的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诸位不要再称呼我公主，一律称呼我‘莎莎姑娘’好了，就像我们在兰英岭第一次碰见的时候一样！”

“一尘”道人赶紧恭声应了个是，继续恭声问：“您准备什么时候派人前去一探虚实！”

陆丽莎莎毫不迟疑的说：“我想现在就该前去了！”

韩筱莉和朱擎珠几乎是同时说：“小妹想先去探一探对方的虚实。”

陆丽莎莎立即和颜摇首道：“不，两位贤妹都不宜前去！”

佟玉清不由关切的问：“姐姐可是要派玉弟弟前去？”

陆丽莎莎毫不迟疑的领首道：“不错，依据玉弟弟的地位，家世，和当初你们前去大雪山，在‘玉阙峪’协助他们天山掌门‘玄玄’仙长的恩义情份上，即使他们发现了玉弟弟，而

## 第八章 师兄妹夜探驼背寨

那位柳姑娘不愿出面相见，现任的天山掌门也不便公然决裂，很可能因玉弟弟的前去化干戈为玉帛……”

如此一说，正合佟玉清的想法，而“悟空”“一尘”“风雷拐”等人，也纷纷领首称是。

江玉帆剑眉一蹙道：“小弟一人前去，路径又不熟悉……”

陆丽莎莎立即和颜一笑，道：“我会让华师妹一起陪你前去，她既懂苗语，又去过‘驼背龙’的盘据地……”

岂知，话未说完，神情慌急的华幼莺，已胆怯的看了一眼江玉帆，急忙摇首道：“不，我不去！我不去！”

江玉帆听得剑眉一蹙，不由迷惑的去看华幼莺。

但是陆丽莎莎却忍不住含笑问：“为什么？师妹！”

华幼莺又胆怯的看了一眼江玉帆，突然转身过去，倔强的说：“我不去嘛，我说不去就不去！”

陆丽莎莎含笑看了一眼江玉帆和陆佟五女，只得望着华幼莺，委婉的说：“师妹，我觉得你去最合适……”

话刚开口，华幼莺已不高兴的说：“为什么我去最合适？凤姐姐也去过‘驼背龙’的后寨密窟呀？”

陆贞娘正色婉转的说：“我是说，你在‘九宫堡’曾和那位柳姑娘同席进食，对面畅谈……”

但是，华幼莺依然倔强的说：“可是凤姐姐在‘九宫堡’也见过柳姑娘呀！”

江玉帆见华幼莺又犯了倔强任性的脾气，心里不禁有气。

本待说她几句，想想那天在行宫城外的山神庙里，对她太过份了，这时实在不忍再说她。

其实，他自己心里也明白，此时华幼莺的拒绝和他前去

“驼背龙”的盘据地，就是内心对他的畏惧仍未解除，这可以由她的眼神得到证实。

心念间已听阎霄凤凝重的说：“师姐，还是我陪玉师哥去好了！”

陆丽莎莎一听，不禁有些迟疑的说：“可是……”

话刚开口，阎霄凤已断然道：“当初在佟姐姐床下窜出来遇到柳姑娘是我，点了柳姑娘穴道将她背到阁外的也是我……”

陆丽莎莎立即埋怨道：“以前的事你还提它作什么呢？”

“悟空”“一尘”“风雷拐”等人这时才恍然大悟，当初藏在佟玉清的洞房床底下，盗走了“万艳杯”，点倒了柳娴华的，果然是美丽多姿的阎霄凤。

大家心念间，只听阎霄凤继续说：“今夜前去，如果事机不密被他们发觉了，我和玉师哥索性公然现身，指名会见柳姑娘……”

佟玉清听得心中一惊，不由急声问：“师妹要见那位柳姑娘做什么？”

阎霄凤毅然道：“小妹就向她公然说明，那天在玉师哥花烛之夜点她穴道的就是我……”

话一出口，陆丽莎莎和陆佟五女的娇靥俱都同时一变，几乎是同时脱口说：“师妹，千万不可这么说！”

阎霄凤一听，反而理直气壮的说：“这有什么不可以，大不了我当众跪在她的面前，向她陪罪就是了嘛！”

佟玉清焦急婉转的解释道：“师妹这么一来，很可能事情解决不了，反而把事情弄糟了！”

一直转身向外的华幼莺，这时也不由回身望着佟玉清，惊

异的问：“为什么？佟姐姐！”

佟玉清正色道：“凤师妹点倒柳姑娘的事，可以说除了我们在场的几人外，很少有人知道，说不定柳姑娘被点倒的事，连她们天山的掌门以及长老们也未必知道……”

陆丽莎莎急忙接着说：“你这样公然点破，岂不是令那位柳姑娘更加难堪吗？”

华幼莺依然不解的问：“那她为什么率众前来？”

佟玉清解释说：“率众前来也许未必是柳姑娘的意思，这中间只是缘因有她被点倒的事牵涉在内，她没有力排众议加以阻止罢了……”

韩筱莉也在旁解释说：“是啊！果真是这样，凤师妹这么一当面点破，后果如何，这不是不言可知了吗？”

阎霄凤一听，立即会意的领首道：“既然这样，我和玉师哥去了，再见机行事好了，能不现身就尽管隐秘行事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陆丽莎莎已领首赞许的说：“这样再好也没有了！”

说罢转首，又望着秃子王永青和简玉娥两人，谦和的说：“我已命令他们去伐木捆筏去了，稍时请你们两位送你们盟主和阎姑娘过河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秃子王永青和简玉娥早已欣然恭声应了个是。

陆丽莎莎继续和声道：“由于河水太急，那些苗女推筏渡河堪称有余，如果水中遇到对方高手，恐怕就自顾不暇了！”

“风雷拐”立即插言道：“姑娘请放心，我们盟主的水功也是当代武林中的翘楚！”

陆丽莎莎深情含笑的看了江玉帆一眼，领首道：“我知道，有王坛主和简执事前去，我们大家会更放心些！”

佟玉清听得心中一动，问：“师姐是说，川流河中也常有‘驼背龙’派出的水中高手？”

陆丽莎莎颌首道：“偶尔有人潜伏在对岸监视……”

佟玉清一听，立即凝重的说：“如今情势与前不同，对方可能派有水中高手暗中监视，为了慎重计，小妹以为应该请阮妹妹一同前去，她的水功丝毫不输于玉弟弟！”

陆丽莎莎一笑道：“不用了，川流河这一段的水流特别湍急，水功不够火候的人绝不敢在此搏斗，据我所知，‘驼背龙’的手下尚没有这等身手的属部，我想阮妹妹就站在河岸上监视就行了，万一发生了事情，阮妹妹临时入水支援也来得及！”

“一尘”和“风雷拐”一听，也觉有理，立即望着佟玉清点了点头。

陆丽莎莎一见，随即起身道：“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到河边去吧！”

于是，一行人众，离开了营地，迳向畸形断崖后的山流河走去。

大家一登上横岭，原先听到的那阵隐约激流声，这时听得更清楚了。

举目下看，河道迳由远处蜿蜒而下，到达畸形突崖的后面形成一个急转弯，因而水声尖啸，间有隆隆之声，震耳欲聋。

到达河边，水声尤为震耳，且有阵阵水气寒风，扑面袭衣。

四个野人壮汉，早已找好了两根粗约两尺，长约一丈的巨木，并用拇指般的粗藤相并捆在一起。

陆丽莎莎一到，四个野人壮汉立即行礼，并说了几句苗语。

阎霄凤急忙挥手阻止，显然是要他们暂且不要推下水内。

大家一看，河宽近百丈，水势十分湍急，上面突崖后虽然浪花高溅，水势惊人，但大家面对的这一段，还算是水势较稳的一段。

陆丽莎莎转首望着江玉帆，道：“玉弟弟，稍时木筏一下水，你和凤师妹立即飞纵上去，到达对岸的适当距离即可离筏上岸。”

说罢，又回身望着秃子王永青和简玉娥，郑重的吩咐道：“这段河面的水流看似平静，下面却多是翻滚的凶流，两位下水斜推，希望在对岸下游的百十丈之内着陆，一俟你们盟主和凤姑娘上岸，你们两位顺水势下推，我们在下面的两百丈处等候你们两位！”

秃子和简玉娥一听，同时恭声应了个是。

陆丽莎莎一听，立即望着四个魁梧野人，用苗语吩咐的了几句。

只见四个野人，恭谨的应了一声，四人用力一掀，“哗”的一声水响，木筏应声掀进水内。

秃子和简玉娥早已蓄势准备，也就在水花四溅的同时，两人已双双跃入水内。

木筏一入河水内，方始看出水流之急，那么重的两截巨木，立即顺势向下游漂去。

江玉帆和阎霄凤那敢怠慢，就在秃子和简玉娥跃进水内的同时，两人也飞身而起，轻飘飘的落在木筏上。

由于两人俱都精通水功，深谙水性，是以，两人都能趁

着木筏倾斜摇摆之势而拿椿站稳。

秃子王永青和简玉娥各展绝技，借水势使功力，推动木筏，斜向对岸百丈外的下游推去。

陆丽莎莎和陆佟五女以及‘悟空’等人一面望着斜刺前进的木筏，一面举目向下游走去，以便迎住秃子和简玉娥推回来的木筏。

因为，那条双木大木筏，必须大家拉上水面，再把它抬回现在出发的地点，以便将江玉帆和阎霄凤再接回来。

由于木筏前端发出的响声和溅起的水花，大家可以看出水流的汹涌，同时也可看出秃子和简玉娥的水功是如何的高绝。

站立在木筏上的江玉帆和阎霄凤，一面暗凝功力减轻体重，一面注意对岸的丛草树后，是否潜伏着有人，以及可疑的动静。

秃子和简玉娥的水功果然精纯，木筏顺势斜进疾进如飞，转瞬之间已到了对岸的十丈以内。

江玉帆和阎霄凤一看，立即准备跃起上岸。

也就在两人准备蓄势的刹那间，木筏已距离河滩不足五丈了。

江玉帆和阎霄凤再不迟疑，两人一声轻叱，双双凌空而起，直向河滩上纵去。

待等两人落地回头；秃子王永青和简玉娥已推着木筏奋力疾游，眨眼之间已到了十丈以外了。

江玉帆和阎霄凤打量间，秃子和简玉娥尚回头向他们挥了挥手。

阎霄凤不禁感叹的赞声说：“他们两人倒真是天生的一

对！”

江玉帆领首道：“简执事对王坛主的倾心，完全是由于钦佩他水中的精绝功夫！”

阎霄凤突然问：“那么那位仇兰英执事呢？”

江玉帆不疑有他，是以，毫不迟疑的说：“我想她是钦佩郭堂主的独臂武技吧？！”

阎霄凤“噢”了一声，转身向河岸上走去。

在这一刹那，江玉帆突然心头一震，他发觉的“噢”声余韵中，似乎有难言的密。

是以，神色一惊，急步跟了上去，同时急声问：“师妹，你是说……？”

阎霄凤却突然止步，神色一愣道：“我没说什么呀？！”

江玉帆有些生气的说：“我听得出来，你那声‘噢’充满了疑问意味！”

阎霄凤一笑道：“我只是感到意外罢了！”

说着，举手一指河岸上边，继续说：“上了河岸就是‘驼背龙’划定的禁区了，不管任何人，未经许可擅自进入者，一律杀勿赦，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不愿让对方发觉，便得一直保持缄默！”

说罢，向着江玉帆刁钻的一笑，转身向河堤上飞身纵去。

江玉帆虽然随后跟进，但他却断定阎霄凤必然有所发现，只是这些事又不便公然问罢了。

由于有了这一发现，他在内心中因而也提高了警惕，今后对仇兰英必须德威并济。

心念间已越过岸堤，前面的阎霄凤正展开轻功向前疾驰。

江玉帆凝目前看，前面尽是丘陵小山，树木并不十分茂

盛，而大部份却是果园稻田，一片广大土地，显然是大蛮山中的一片平原。

前进二三里，蓦见在前飞驰的阎霄凤，突然“咦”了一声！

江玉帆心知有异，不由脱口悄声问：“师妹，可有什么不对？”

问话间，阎霄凤已刹住了飞驰身势。

两人立身之处是一座较高起伏平岭，举目望去，在昏暗夜色下，仍可看到前面和左右许多形似部落的房脊和树影。

这些部落，一片漆黑，寂然无声，就像没有任何生物一样。

江玉帆也觉得情形不对，因而继续关切的悄声问：“师妹，这些部落小村，可就是‘驼背龙’的盘据地区？”

阎霄凤急忙一定心神，竟答非所问的说：“师哥，看这情形，对方显然已有了防范！”

江玉帆惊异的“噢”了一声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阎霄凤有些焦急的说：“这些林中部落，大都是‘驼背龙’由各地强拉来的壮丁民夫，也许许多是自动投效的亡命之徒，他们再偷袭师姐苗疆的妇女，硬逼她们配成夫妻，然后做‘驼背龙’的奴役，供他鞭策驱使……”

江玉帆不由插言问：“师妹是说，此地还不是‘驼背龙’栖身的巢穴呀？”

阎霄凤举手一指正西远处，道：“正西那两道尖峰山口以内才是‘驼背龙’的栖身之地，说来这片土地都可以称之为‘驼背龙’的巢穴！”

江玉帆举目一看，只见二三里外再度形成了崎险的山区，

## 第八章 师兄妹夜探驼背寨

这真可称得上山中山，湖中湖，在这等绵延无际的高山上，有起伏平原，而在这高山平原上又形成了崎险的峰峦高山，说来也称得上奇观。

打量间，已听阎霄凤继续说：“照往日此时刚刚起更，每个部落里都应该仍有灯火，而这时却一片漆黑！”

江玉帆立即关切的问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？……”

阎霄凤凝重的道：“小妹的意思是说，对方已知道我们会渡河偷窥，暗察虚实，这样我们再继续深入，即使有所发现，也未必确实！”

江玉帆深觉有理，但他却不愿就这么半途而废的转回去。

是以，略微沉吟，道：“我觉得即使他们有所准备，仍有深入一探究竟的必要，因为他们未必有严密的一丝不漏之处，总有可循的蛛丝马迹……”

阎霄凤立即解释道：“小妹是说，如果对方早已有备，便会掩实呈虚，故布疑阵，我们也会因错觉而上了对方的圈套，中了对方的陷阱！”

江玉帆一听，深觉佩服，不自觉的赞声道：“看来你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诸葛，有你和师姐两人的心计，难怪能不费吹灰之力把‘万艳杯’由我的手里盗走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发现阎霄凤娇靥突然惨变，目中突泛泪光，心中一惊，脱口急声问：“师妹你？”

阎霄凤见问，泪珠立时滚下来，不由摇摇头，黯然叹了口气说：“不要再说了，为这件事我们师姐妹三个都快后悔死了……”

江玉帆一看，顿时慌了，不由焦急的说：“可是，愚兄并没有恨你们三个呀？！”